

无拳无勇



苇白 著

西泠印社出版社

无拳成墨



茅白 著
西泠印社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秃笔残墨/苇白著. —杭州: 西泠印社出版社, 2009. 8
ISBN 978-7-80735-574-8

I. 秃… II. 苇… III. ①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②汉字—书法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67 J292.2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156798号

秃笔残墨

苇白 著

责任编辑: 张月好

封面设计: 王 欣

责任出版: 李 兵

出版发行: 西泠印社出版社

地 址: 杭州解放路马坡巷39号(邮编: 310009)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制 版: 杭州美虹电脑设计有限公司

印 刷: 浙江兴发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16开

印 张: 12.5

印 数: 00 001—5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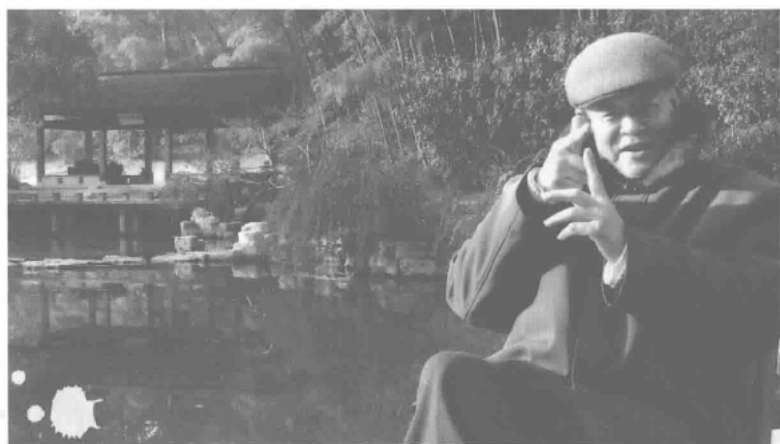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09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735-574-8

定 价: 48.00元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。

萤火虫



作者自述

我叫苇白，原名韦尔逊，1931年生于浙江东阳。杭州市市民，退休教师，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。

出这本书，我心一直不安，害怕浪费纸张。可我又实在舍不得这里面的几只“萤火虫”，感觉不留给后人作参考，可惜了。其中有辉映古今中外的“新概念集邮”，有流淌春夏秋冬的“心灵之花”，有挥打诗词佳句的“书拳”，有回味酸甜苦辣的“秃笔残墨”，还有一个精魄团结、神不外放、圆不可破、气满胸腔的“圆形米字格”。

萤火虫的光微弱短暂，但会有人喜爱，就像路边羞答答的野花会静悄悄地开。

心相约，我期待。

目 录

住院随笔/一
浪奔，浪流/一三
“知道了，也不告诉你”/一八
傻 傻/二二
秃笔残墨/二八
小狗叫几声/三九
“傻”，有时真当很可爱/四三
哦，那“一片云”/四七
难得一回/五〇
狗年除夕夜/五三
两棵银杏树/五七
缺啥吃啥，吃啥补啥/五九
称呼/六二
难堪雨藉，不耐风揉/六四
恍然大悟/六七
纳米“匹夫”/六九
王婆卖瓜/七三
看《禅悟》/九五
漱芳茶话/一〇二
有空不妨吃茶去/一〇七
你以为你是谁/一一〇

有感“通风”/一一三

绿色大牌子的故事/一一六

莫非你也老了/一二〇

庭草无人随意绿，白云有缘夕阳红/一二四

另类幸福的感觉/一二六

——和《杭州日报·我们老了，怎么活》专栏编辑通话纪要/一二六

圆格说/一三七

精魄团结，神不外放；不可破圆，气满胸腔

——试论楷书结体的圆之美/一四二

书 拳/一五〇

附：书拳断想 纳米匹夫/一五三

湖面上铺满了一朵朵白色的小花/一五七

是你我的爱筑成我们新的长城/一六三

映月荷花别样白/一六五

小夜曲/一六八

睡莲湖畔的男孩/一七三

撑着一把伞/一八〇

落叶，静悄悄/一八二

一片云文化休闲组合诗词选/一八六

有点不好意思说，每次去医院探望病人，总会有“羡慕”的感觉，希望自己也……后来，我还真住过一次医院，那是上个世纪的事了。

住院随笔

我住进浙二“六一六”病房的准确时间是一九八九年三月三日十五时五十四分。

我站在“护理站”门口时，一位长得很秀气的女护士正拿着一张表格在对另一位护士说：“这个‘苇白’怎么不来了？”我赶紧凑上去说：“曹操到了。”

床位好极了，是靠近阳台临窗边的，朝外看，有屋顶，有天线塔，有高吊车，还有一排淡黑的山。

护士通知我，因为我来得太晚，晚餐无法供应。我只好外出设法填饱肚子，正是下班时刻，行人匆匆，“外面的世界很精彩”。

这儿离官巷口不远，我想起了“奎元馆”，想起了那著名的“片儿川”。解放前，我第一次来到省城，就曾慕名来过。“大东阳火腿公司”栈房里的年轻伙计调排我，说杭州人讲话都带“儿”，那面条不叫“片儿川”，要叫“片川儿”。就这样，“奎元馆”的跑堂大吃一惊，来了个要吃两碗“片川儿”的乡下小伙子。那味道，至今回想起来仍是美不可言，现在，又勾引我朝此馆走去。但当我吃着“正宗”的时候，却觉得不怎么样。其一，两元一碗的面，味道确实只是一般；其二，和我同桌子的一对青年夫妇，带着个像我的外孙女一般大的小孩吃的是十八元一碗的面条。我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工作的，但我不糊涂，清楚记得自己是有四十年教龄的老教师。

还是那歌词全面，另有一句“外面的世界很无奈”。



说来也巧，两次走向医院门口，都碰上了熟人。

第一次是珊姐。我们边走边谈，一直到义井巷十三号，那是一幢古老的二层楼房，狭窄阴暗的楼梯口，有一间她亲家空着的私房。她说，如爸爸从广西回来，可安置在这里，子女们轮流来照顾。唉，珊姐人虽好，就是不大聪明。

第二次是熊老师。晚饭后，我去散步碰上了，他并不知道我住院，他是作为医院家属进院停放自行车的。熊老师热情地邀请我到 he 家里去坐坐，去他家的路上，我首先想到的是怎么称呼他夫人，询问后，知道姓贾。

贾同志正在厨房做菜，人很瘦小。大大出乎意料，饭后不久，贾同志即上床坐在被窝里了。我因和熊老师“手谈”，开始不知道，待发觉已失礼了，赶紧告辞。

熊老师陪我出来，我们在解放街“神游”。

熊君凄楚地诉说了他的不幸：“我像一只鸟，她喂养的一只鸟。早上醒来，如果枕边放着衣服，就意味着今天她要洗衣服了，我必须换衣。”他说：“第二天穿什么衣服，自己一点不知道。她给准备什么就穿什么，不能违抗，否则烦起来没完没了。甚至连鞋子，也是，门口她会放好的。”

我知道，他还有更多不如意的事，只是苦不堪言。

晚风吹来，稍稍有点凉意。东河边桥下，层次丰富，有亭子，有花坛，我们转了一圈，又朝东继续走去。我对他谈了老年人如何有效保健，开个玩笑，有个情人是最理想的。这话又勾起了熊君过去的一段回忆。本来，他有一位恋人，如果不是后来被划成右派，会比现在好得多的。

熊君和贾同志两家是世交，父母作主，并且由于各种因素，据说至死不能拆。呜呼，哀哉！

医院规定九点熄灯，我匆匆回来，恰好。

这个痛苦的食道调搏检查是六日下午一点三十分至三点做的。

我躺着，开始时和做普通心电图一样，医师告诉我要持续一个多小时时，我还不知道大难临头，傻乎乎地对医生说，要是睡着了行吗？医师笑了，说：“只怕你睡不着。”

接下来，他手里拿了根细金属线，说是要通过鼻腔直至食道。这已经是不



好受的了，谁知正式开始工作时，还夹带电击。我紧张且痛苦不堪，但已经赶上架了，欲退不能，只好听任摆布。我尽量往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回忆，以分散注意力，但效果甚微。我想挣扎，但稍动一下，医师警告了，不要动。

我的天哪！就这样折腾了整整一个半小时。

医师最后告诉我，及格线是五五〇，而我是五四九，就像我们老师对五十九分的学生加到及格一样，他给了我一个基本正常的合格结论，但房室功能却是低下。据说，房室结是心脏跳动时往下传递的必要“关卡”，但我通过的能力低下。我会心地笑了。生活中，通“关卡”的能力，我从来就是十分低下的。

医师说，今后注意神经调节，希望精神愉快；身边可以备一点阿托平，难受时含一片，平时可当冠心病治疗。临走时，我非常感谢这位叫徐耕的医师，他也很辛苦，这一个半小时，他始终盯着看心电数据，据说眼睛都看花了，他还年轻哪！

其实做完后，我却又感到兴奋。人生旅途中，又多了一次不平常的经历，难得的“享受”。生活就这样，痛苦过去以后，有时会变性，觉得幸福，当然这有点靠拢阿Q。

对了，徐医师说，在国外，许多老外不愿做食道调搏，而是在大腿内侧开刀，通过静脉血管，直将那根神秘的金属线通向心脏，就因为食道调搏太痛苦，而中国的国情则……徐医师没有说下去，但我听懂了。

说得好，所谓中国国情就是中国人痛苦惯了，这一点玩意儿，小菜一碟，不在乎。

上午，徐少明主任医师查病房，旁边跟了一大批医师和实习医师。到我这里时，他对医师们说：“你们要注意，不要漏掉‘ca’，有百分之十可能。男的比女的比例大，尤其是像这样的老人……”不过，他没有说出‘ca’这个音。

站在一旁的硕士研究生、主治医师陆才德接着说：“是的，前不久两例都是，其中一个很小，还没花生米大……”

我听了心里真的有点“毛”。



我想起了住院前门诊时，那位女医师就在我病历卡上特地打上一个问号，当时有段对话：“医生，你这问号打得我慌兮兮的，是什么意思呢？怀疑是‘ca’吗？”我友好地笑着说。如果说问号本身还不是很怕，那接下去的话就很带有启发性的了。“不知道，你开刀后就知道了。”她一本正经地说。

这是女性好胜心强的反映，没有几分把握她不会这样说。如果手术后果真如此，不就证明她医术到门么？

邻床六号是位六十九岁的大伯，胃切除手术，明天即将出院。

他的老伴每天清晨从卖鱼桥赶来，据说从未间断。最感人的是她扶他坐起来后，细心地慢慢为他梳头，有一支烟工夫呢。大伯愁容满面，这次开刀，估计得花三千元钱，等于白丢了一架彩电。昨天挂氨基酸，他不止一次对我唠叨：“有一百斤老酒好喝呀！”他不想挂，但四号、八号哄他，“白挂挂的，你不挂也得付钱……”于是，他伸出了干枯黄瘦的手，嘴里喃喃地说：“唉，第……第九瓶了！”

大伯有两个儿子，没有闺女。两个儿子只差十四个月。大儿子在东塘老家，负责饮食部。小儿子在洛山劳教队里当干部。大伯、大妈，一提起小儿子，非常自豪。大伯特地告诉我，“是穿呢制服的”。

大伯唯一露出笑容的一次是媳妇大声在耳边告诉他，出院时孙子也来接他。我想，这效果不会比氨基酸差吧。

夜里，难以入睡，干扰太多。“六一六”像是中转站，凡是刀刚开好的都从这里转。昨天下午才转进来的那一位“哎唷”声喊了整整一夜。不过，这对大伯没关系，他耳朵聋得可以，要是眼睛闭上，三分钟之内准打“呼噜”。

天还远远没亮，大约只两三点钟吧，大伯眼睛便睁开了，眼神留在整个天花板上，不知他心里盘算着什么，也许他后悔平时酒喝得太多了。每个来看他的人，临走时都说：以后老酒不要再喝了。

早饭后，大伯眼睛又开始闭上了，于是，美妙的鼾声响起来。大妈坐在一旁，会心地笑着说：“又不要我了。”

大伯一生是幸福的，他说：“我从不知道什么叫苦头，国民党手里也没吃过，共产党更不用说了。没想到来这里，在医生手里吃够苦头。”



大伯姓“孟”。

原以为从“六一六”换到“六一八”会好受一些，其实相差无几，甚至更糟。左边前半夜呻吟不止，后半夜右边呼噜又起。直到天快亮了，才迷迷糊糊……

恍恍惚惚，我进入半空，在一个美丽的湖畔，遇上了观世音菩萨。她袖一扬，居然来了两辆漂亮的自行车，于是我们结伴而行，在一个草坪边上停了下来。

往里走，像是一片斜度很小的山坡，山脚边有一片树林，散发出清晨的香气。再往里走，仿佛有个亭子。菩萨笑容可掬，轻声对我说：“你即将开刀，颈上长的是‘ca’，但念你是个好人，我会设法挽救你，你不必担心。你要记住，开刀时只要心中默念三遍‘观世音菩萨多多保佑’，即可逢凶化吉。”

我赶紧道谢，并说明人间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，讲究唯物主义，怕是无用。她笑了，那就来个唯物的吧，你把嘴张开，接着她从口中吐给我一颗宝珠，让我吞下。我顿时觉得无限精神，居然跳起了带摇头的探戈。

我正跳得得意时，观世音菩萨却已无影无踪，但有一妇人坐在一旁，她右脚背上淌着血，正用一块手帕包扎，口中反复说着：我忘不了，心中抹不了……她身后是棵高大的香樟树，树上一只松鼠正在朝下窥视，并投下一张彩色塑料纸。

又似乎是起风了，一阵阵浓雾迷漫过来，顿时伸手不见五指。身边的妇人也不见了，变成一棵小树，在风雨中摇晃。我想对着天空呼唤，却像是被卡住喉咙喊不出声来。

醒来时，身上微微出一些汗，我惆怅不已，幸亏这是梦，还是“随缘素位”吧。

明天开刀，我心平静如水，我在想什么？

我想起小时候老家庭院里兰花的沁香，那口古老的家井，几只粗细不同的蟋蟀竹笼和夏夜大门口乘凉的大竹榻。

我想起了奶妈纯朴的笑容，祖母干瘪的嘴，姑妈温存的胸脯。记忆中，女性的长辈都柔情似水，温存体贴，且高雅、娴静。小时候的我还算幸福。

人说女人的温柔可使男人受伤的心灵得到抚慰，抑郁的心情得到排遣，失



意的心理得到平衡。卢梭认为这是女人应当具备的第一重要品质。现在，在开刀前夕，我多么渴望能得到一点女人的温柔，我多想用我的强有力拥抱女人的娇情，我好全部付给她我的怜爱。

“竹影扫阶尘不动，月轮穿沼水无痕”，明天开刀，我心平静如水，在想女人。

今天开刀，女“判官”手里拿着名册唤我上八层。我像英雄一样临危不惧，想了一下，得先去解个小便，然后从容而上。

手术楼层入口处划着一条清洁区线，我换上一双仅能容纳前半只脚的小拖鞋，再度等候传唤。

抬头一看，墙上有块黑板，上面写着十多个手术间，分别有“宰割”对象姓名，我排在十号。

十号是北边的一间小房，除了上面一盏巨大的无影灯，其他设备都不显眼；对了，还有一口钟正对着我，八时二十分。我开始躺在手术台上，仰看无影灯，它像个大煤饼，当中两排各四个眼，边上再有两个。灯未开，正悄悄地静候着我。我苦笑了一下，然后想起观世音菩萨的嘱咐，就合十祈祷，还做了几分钟气功。正得意间，两三个护士进来，做手术前的一些准备工作，动作迅速，其中一个怪这怪那，看来有不合格之处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麻醉师来了，由于我心动过缓，他特别仔细，心电图记录不停，有一位工作人员不断报心跳频率。我也听着，最低大约只44次，他们使用了使心跳加快的药。

我的头上被一块巨大的金属板遮住，手脚被固定牢，我知道“咔嚓”的时刻即将到来，只听见一位医生在说：这人怎么一点也不紧张，心还是跳不快。我想得配合一下，是该紧张的时候了。

听见年轻漂亮的吴丹医师的声音了，她是副刀。她正在为我开刀处消毒。我向吴医师问好，并向她表示谢意。她笑着让我放心。

再过一会儿，听见苏北口音了，那是主刀徐少明主任医师。渐渐地我好像觉得皮被割开，但一点不痛，也不难受，心想，这样开刀挺舒服的。这时，我估计是九点钟多一点，只听见徐对吴讲：“这是童建新老婆的娘舅啊？”吴则说：“不知道，童对我讲是他的娘舅。”徐一边手术，一边还开玩笑：“老婆



的娘舅比自己的娘舅重要多了。”他浓重的苏北话，听起来格外好笑。

但随着时间的转移，我开始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，虽然不痛，但其余反应，一样都不少，两只手拳头紧握，双脚挺直，而且眼角流下了泪水。我赶紧向观世音求救，耳边仿佛真有声音：“我在你身边，痛苦即将过去。”我好受些了，但过后不久，又是一阵反反复复，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痛苦。我知道菩萨也救不了我，咬牙忍受着就是，苦难总有尽头。

终于缝线了。徐医师先叫我咳嗽，而且要大声咳，然后没问题了，开始缝合。等差不多时，我对徐医师说：“那东西让我看看。”但徐却说：“拿去解剖了。”我记得邻床“六一三”那个病人却是主动给他看的，心中顿时加重了疑问。

这时只听见人们忙着去吃饭，有人在怪徐医师本来动作迅速，今天怎么这样慢。我心想，时间长不是好事。徐医师临走时对我说：“好了，都给你拿掉了。”我对“都”字也体会了半天。

开刀还算顺利，我谢谢观世音菩萨了，如果真的是你保佑了我，那你就好事做到底，我毕竟是好人哪！

“八号”，既爱说爱笑，也会讲故事。今晚他讲的就挺有意思。

他说，有两个和尚，来到一条河边，连日的雨使河水漫过了原来铺垫着的过河石墩，一位村姑正在为过不了河而犯愁。

和尚么，以慈悲为怀，以普度众生为乐，于是二话不说，大和尚背起了羞红了脸的姑娘进了河。过了河，也就分手，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

穿过一片树林，小和尚像是有话要说，却欲言又止。

过了一个山坡，小和尚还是吞吞吐吐想说，却又咽了下去。

待到了寺院门口，小和尚实在憋不住了，就拉住大和尚的手问他：“我们出家人怎么可以背大姑娘呢？”

大和尚合十：“阿弥陀佛，我早就把她放下了，你怎么还一直抱着不放呢？”

听了后，很受启发，我为什么把那个“Ca”也一直抱着不放呢？



四号病床的妈妈今天来看他时，津津有味地对我们大家说起他们新村今晨出的一件怪事：有人报告居委会说西边垃圾箱里发现一具尸体，居委会干部大吃一惊，赶紧全体出动，急奔现场。到了那边一看，果然不错，尸体的下肢全露在垃圾箱外。一个胆子大一点的拿了根棒去拨垃圾时，没料到，那“尸体”竟是会动的。

虚惊一场，众人议论纷纷时，疯子爬了出来，笑呵呵地伸了伸懒腰。

我听了后，想起拜伦的话：“人类自从有了思维这个恶魔，便备受折磨。”折磨到超过极限，成了不能思维的疯子，就能笑待任何残酷的折磨了。

晚饭后，去中东河散步，无意中看见“黑龙江”里有“生命”在游动，这不仅使我惊讶，而且领悟了人生的要诀。

为什么养尊处优的金鱼，第二天早晨会莫名其妙地死去，而这里的臭水中却照样有“生命”生存下来？结论只有一条，大自然才是生存的根本，动物是如此，人也不例外。

我得离开“六一八”，赶紧回到“一片云”去，回到那一片银杏树、香樟树中去，越快越早越好。

浙二，我不跟你说再见！



軒

軒

早飯后大伯的眼睛又开始闭上
 了于是美妙的軒琴响起
 大妈坐在一旁会心地笑着说
 又不要钱了

朱白燕 歲稿



濃霧迷漫

又似乎是一陣一陣濃霧迷漫
過東顧時伸手不見五指身邊的婦
人也不見了變成一棵樹在風雨中
搖晃是我想對着天空呼喊卻像是
被卡住條喉喊不出聲了

壬申新春滿江紅寫

吳昌碩



小时候

我想起，奶奶纯朴的笑容祖母干瘪的
背姑妈温存的胸脯记忆中，女性的
长竿都柔情似水作贴且高
雅幽静小时候的我正称幸福

静文
画
依
此
图



黑日新藏稿



无解诗墨